

番外三：如果有另一种结局

—

新帝登基，我便成了太后。

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不是皇后，是太后！跟贤太妃平起平坐的太后！

登基大典结束，我坐在永寿宫里嘲笑已是皇后的周妙人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周妙人，你那是什么造型啊？脑袋上跟又长了一个头似的，东西也太多了吧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周妙人白了我一眼：「有你这样跟皇后娘娘说话的吗。」

我回她：「有你这样跟太后说话的吗。」

周妙人无语，咬着牙问我：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一声『母后』啊？」

「叫来听听。」我笑嘻嘻地看着她。

结果，这声「母后」没听到，反倒是被连打了几个爆栗。

周妙人，跟我一样，琴棋书画样样不精，唯有在揍人方面极有天赋。

回宫时路过永安宫，只见李修昀正要往永寿宫的方向走，虽然我俩现在是「母子」关系，但好歹也是一个年龄段的，我便微微福身以表敬意。

他见了我，便让他身边的人退下，径直向我走来。

「怎么？又想吵架？」前不久我与他刚因为「甜粽好吃还是咸粽好吃」的问题冷战了许久，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跟我公报私仇。

「有你这样跟皇帝说话的吗？」他故作严肃。

你和周妙人还真是一对儿，连话都说的一模一样。

「那.....皇儿有什么事啊。」

李修昀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一阵才一阵，咬牙切齿地说「母，后，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。」说着就向永安宫走去。

我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跟着他去了。

他带我进入永安宫，在书房壁画的机关里拿出了一封书信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我问他。

「这是父皇驾崩前，留给你的。」他将信递到我手中。

我扭过头，看向窗外：「李修昀，我不想看。」

又想起四年前的某一天，沈临川向我提亲，我们一家却被告知我已被先皇选中，纳入后宫为妃。

那个时候的崩溃与痛苦，我至今都忘不了。

「灵动，你.....」

「别叫我灵动，我可不是什么灵动。」我恶狠狠地冲他喊，但又立马意识到自己不该把愤恨撒在他的身上，于是又说，「抱歉，李修昀，我不是在怪你。」

李修昀倒也不恼：「是我们李家欠你的。」

我和他就这样对着不说话，我听他缓缓地说：「莺莺，我是最早洞悉父皇他喜欢你的事的，沈临川提亲那天，我听到父皇说会让你进宫的事，我以为我请求指婚会让他放弃这个念头，可他对你的执念太深了，竟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纳你为妃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：「我知道，你们能用的办法都用了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是.....」

我只是恨先帝。

「莺莺，你打开那封信看一看吧。」李修昀说。

我看着手中的信，仿佛那上面还留着先帝的余温。

说实话，那让我恶心。就算他从没碰过我，我也恶心。

我还是拆开了它，先帝的笔迹渐渐展开在我的眼前。

灵动亲启：

「灵动，朕很抱歉将你锁在这深宫中，只是，你与你母亲实在太相像了，朕已经错过她，朕没办法再错过你。朕明白，这四年来你的痛苦都是朕一手造成的，朕对不起你，朕不求你的原谅，只求能做些什么补偿你。

若来日昀儿登基，你便是太后，朕已在泰福庙为你安排所有，此生长伴青灯古佛。

莺莺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，四年来所有的委屈都在此刻倾泻，我瘫坐在地上，又哭又笑：「李修昀，我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……」

李修昀蹲在我身边，拿着手帕为我擦眼泪，露出他少有的温柔：「莺莺，现在还不晚，不是吗。」

新帝登基这一年，秋太后被送往泰福庙为先皇祈福。

而我，秋莺莺，则是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自从我被先皇升为皇后之后，秋家的势力就壮大起来，人人都避之不及。

父亲曾被那些大臣们弹劾多次，也被排挤得不成样子，有的人甚至把先皇纳我为妃的原因强加在了我父亲的头上。

推开秋府的门，我看见了正在扫庭院的春桃，四年前，她并没有随我入宫。

「春桃……」我哽咽着唤了她一声。

她见到我，手中的扫把「啪」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我看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：「小姐……小姐……」

「小姐回来了！老爷，小姐回来了！」

春桃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秋府，我看见父亲急忙忙地走了过来，抬起满是皱纹的手颤巍巍地抚摸我的脸：「怎么回来了啊……太后娘娘……」

我哭着抱住他：「太后娘娘去泰福庙给先皇祈福去了，莺莺想爹爹就回来了！」

父亲想必也懂得了我的话，摸着我的头发，流出了浑浊的泪水：「回来就好……回来就好……」

自此，我脱下锦冠华服，重新穿上我最爱的鹅黄色长裙。

我再不是秋灵动了。

二

我独坐窗外栏杆处，望着明月望不到尽头。

四年很短，短得什么都没变；四年又很长，长得让我觉得家都陌生。

四年那一别，沈临川就跟哥哥去了边境，他对我说，他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如果我不曾被先皇看中，我和他是否已经在这帝都扎根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？

哎，我总是想这些没有用的。

世人皆知秋灵动美色天下无双，却不知秋家莺莺美人如花隔云端。

我便成了秋府无中生有的二小姐，秋莺莺。

那日，绸缎铺子里，一个约摸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碰掉了我罩在头上的斗笠，她看着我，嘻嘻一笑：「他们说的美人儿就是你吗？你姐姐是太后娘娘？」

我笑了笑：「对，我姐姐是太后。」

小姑娘霎时来了兴致，围着我不停地问：「我听说太后娘娘特别年轻，是真的吗？太后娘娘和你谁漂亮啊……」

我叹了口气，她叽叽喳喳地说着那些天真得不得了的问题，我有点不想理她，就拿着我的绸缎走了。

她又叽叽喳喳地跟上来，好像有意同我一起回秋府一般。

罢了罢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听着后面没了声音，想着她是不是已经走了，于是回过头看她，只见她拉扯着自己的衣角，小声地说：「美人姐姐，我有点儿饿了。」

我哭笑不得：「那你就回家吧。」

谁知她一把扯住我，扑闪着含着泪的大眼睛：「姐姐，我们去糕点铺子吧，好不好嘛～」

真是耍得一手好无赖。

我带她去了帝京很有名的食楼。

「嘻嘻嘻，谢谢姐姐！」小姑娘一边啃着猪蹄儿一边笑嘻嘻对我说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」我问她。

「兰莹莹，姐姐你叫我小兰就好。」

我们坐在二楼，刚好看得见一楼说书的戏台。

「上回书说到，刘贵妃将秦婕妤的簪子丢在了枯井边，计划等皇上赶到时就诬陷秦婕妤……」

我看着下面那女扮男装的说书人，不由得发笑。

「姐姐，你知道那说书人是谁吗？」小兰冲我眨了眨眼，一脸神秘地说。

「是谁啊？」

「她是淑华姐姐，是王侍郎的女儿。」小兰笑呵呵地说，「我跟你讲啊，她最爱看那些话本子，家里藏了好多，侍郎大人就都没收了，然后淑华姐姐就又偷了出来，哈哈哈.....」

王淑华？这么好玩儿的做派可真跟她的名字不像。

「王！淑！华！」

正想着她，就听到楼下一声暴喝，我扭头一看，只见王侍郎来势汹汹，身后带了一帮家丁，指着王淑华就说：「你给我回去！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」

说书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说书人的哀嚎：「爹爹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溜出来了，您就别罚我了.....」

「不罚你？想都别想！回家给我抄《盐铁论》，抄一百遍！」

王家千金的哀嚎声传遍整个食楼。

「她就这么被抓走了啊？」我不禁有点担心她的安危，要知道，我也曾被爹爹罚抄书一个多月啊，那滋味，啧啧啧.....

「姐姐别担心，她明天还会逃出来的。」小兰说着就把最后一口肉塞进了嘴巴里。

我用双手支撑着下巴，心里复杂地看着小兰。

我：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，和你还有那个王家千金很熟悉似的。」

「是吗？我也是诶。」

那感觉，就像是失而复得的故人一般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王淑华变成了王美人，要去给李修昀侍寝，第二天她就向我哭诉：狗皇帝让她抄《盐铁论》……

我是笑醒的，我竟然做了这么奇奇怪怪的梦。

看着窗外蒙蒙亮的天，我叫春桃来给我梳洗。

今天是要进宫的。

因为，我哥哥回来了，还有……沈临川。

三

我的本意是不想再进宫的。

且不说我个人愿意否，单就我目前的身份就无比尴尬。

李修昀说，周妙人哭着喊着也要见我，说是想让我进宫待几日陪她养胎。

这可不像她的作风。

父亲也不愿意让我进宫，他说，我是要避嫌的。

我就这样被左右夹击进退两难，倒是春桃为我想了个好办法。

进宫那日，我轻纱遮面，穿着宫女装站在父亲的身后，他对我说：「一会儿快要进大殿的时候，你就往后宫走，去找皇后娘娘就行了。」

我连连点头，趁着旁人不注意就一溜烟儿地跑了。

周妙人的肚子已经有些隆起了，她见了我，就支开了她所有的宫女，把我拉到跟前，特别高兴地说：「莺莺，等我肚子里的娃娃出来，我让他认你做干娘！」

我也笑着对她说：「能做未来太子殿下的干娘，我得有多大的福气啊！」

周妙人和我一同大笑起来。

也不过半月左右，她竟然胖了许多。果然怀了孕的伙食就是好啊。

庆功宴开始，我随着周妙人走上大殿，老远就看见了沈临川。

他瘦了，却也健壮了不少。

待李修昀和周妙人坐定后，我一怔。

沈临川身旁的女孩儿是谁？

我以为是丫鬟，可她与我的衣裳又不甚相同，而且沈临川频频看向她，眼底温柔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他看我的眼神。

「莺儿，去给秋将军和沈将军倒酒。」周妙人一边说一边冲我眨眼。

「是。」我声音颤抖，端着酒一步一步走向沈临川。

我每走近一步，我的心就跳得越快，我怕他把我认出来，我又怕他认不出我。

「沈将军，秋将军，请慢用。」我清晰地感觉到倒酒时的手在轻微地颤抖。

哥哥有些奇怪地看着我，微微张口好像下一秒我的名字就要脱口而出。

「啪！」

我的手腕被人一把抓住，我惊诧地抬起头看着那人，只见沈临川死死地握着手腕，难以置信地问：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在场的大臣们都看向我们这边，似乎已经怀疑那个前往泰福庙修行的太后是否就在现场。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好在周妙人开口解围：

「沈将军，这是本宫的贴身丫鬟莺儿，前不久脸上起了疙瘩，本宫嫌丑就让她戴了个面纱，她从小就在本宫身边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想来沈将军您是认错了。」

他松开了我的手，我听到他身旁的女子轻柔地对他说：「阿临，怎么了？」

沈临川对她温和地笑，晃了晃脑袋：「没什么。」

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，鼻头越来越酸涩，眼中好像噙满了泪水。

「不中用的奴才，还不赶紧回来！」

估计周妙人也注意到了沈临川身边的姑娘，又看我临近失控，于是大喝一声。

我这才端起盛盘慌乱地后退，匆忙离开了这场宴会。

我可真是狼狈啊。

我独自来到永寿宫前的池塘边，脑海中回放了无数遍沈临川与那个姑娘交递眼神的画面。

还阿临？我都没这么叫过他！

越想越气，恨不得现在就去找他理论，可我想着想着，就不气了。

原是我先负了他，我又如何要求他一直守着我呢？

我有点想哭，可又不想在这里哭，只能装作被风迷了眼，时不时揉擦一下。

越是擦越是止不住。

「你刚刚为什么手抖？」我听到后面传来声音。

心想是谁这么不识趣，于是打算转过头责备一番，不料是沈临川正一脸春风地冲我笑。

「谁抖了，是酒杯太沉，我端不住。」见了他，我的眼泪流得更快了，我急忙转头擦眼泪。

他的声音越来越近：「原来是这样啊.....我听皇上说，你今天是特意来宫里看我的，是吗？」

他已经站在我旁边了。

我依旧嘴硬：「不是，我是来看我哥的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我想他。」

「哦～」他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然后也不说话，就一直看着我。

我终于转回头看他，他眼中依旧是一潭温柔的泉水，似是要把我溺死在里面。

「你为什么哭？」他问我。

「我高兴.....」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。

因为见到你，我高兴；因为见到你，我又难过。所以我在哭。

他伸手来摘我的面纱，被我迅速躲开。

「你为什么戴着它？」他又问。

「你忘了吗？我是太后。」

我清晰地听到他的苦笑声，于是我又赶紧补充：「但现在不是了，只是我身份特殊，要避嫌。」

听了我的话，他的眼中突然有了光芒，他扯了一根草在手中把玩：「什么叫……你不是太后了？」

「秋灵动太后去泰福庙为先帝祈福去了。」我如是说。

「所以……站在我面前的是秋莺莺？」他嘴角的笑意越发明显。

「不，」我笑着看着他，「是莺儿姑娘。」

四

我跟随在沈临川身后回到了宫宴上，只见哥哥与那方才叫沈临川为「阿临」的女子一同跪在李修昀的面前。

我悄悄回到周妙人的身边，低声问她：「怎么了？」

周妙人低声笑：「那个姑娘叫小纭，是你哥哥和沈临川从战场上带回来的，听说秋将军被贼首射了一箭，险些丧了命，是小纭姑娘没日没夜地照顾——这个嫂子，你满意吗？」

想起自己方才那副争风吃醋的样子，我登时哭笑不得，对她说：「也好，秋吟风那个性子，就得让这种温柔的姑娘来管管他！」

李修昀自然是允了哥哥的请求的，只是他似乎认为哥哥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，不甘心地劝说他两句，还是被拒绝了。

李修昀便作罢了。

「微臣也有一个请求，请陛下成全。」

沈临川突然也向李修昀行礼，表情郑重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而后就听他说：「微臣想娶秋丞相之女秋莺莺为妻。」

在场的人一片安静，全然没有了刚才祝福哥哥时候的热闹。

在场的人都知道，秋家二小姐不过秋灵动回家的一个借口罢了。

李修昀左右为难，我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「陛下，臣.....有话要说。」年过七旬的吴大人颤颤巍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道，「皇室的事，臣本不该多嘴，可陛下是知道的，这并不合乎情理。」

「秋莺莺她不过二十出头，为了皇室的情理，难道要她一辈子守着秋府的宅子吗？」说话的是周妙人，她气呼呼地瞪着吴大人，小腹一动一动的，李修昀怕她气坏身子，连忙安抚她。

此时，又一名老臣站了起来：「皇后娘娘，秋莺莺只是一人而已，皇室的尊严不可蒙羞啊。」

而后，越来越多的大臣站了起来：「臣附议。」

场面一时无法自控，我担忧地看向跪在地上的沈临川。

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宫宴气氛一瞬间冷了下来。

李修昀看向我，刚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只见吴大人又拱起手要发言。

因为怀孕尤其烦躁的周妙人没好气地说：「你又要说什么？」

吴大人不恼，缓缓说：「除了秋家的女儿，沈将军可以在王公贵胄中任选女子，何必只贪恋秋莺莺一人呢？」

沈临川刚开口，就听吴大人又说：

「依老臣看，莺儿姑娘就不错。」

我心头一惊，抬头看着吴大人，只见他微微冲我笑。

「臣以为，莺儿姑娘作为皇后娘娘的亲信，能与沈将军结亲倒也算良缘。」又是一位大臣发言。

「臣附议。」

「臣附议。」

.....

不知为何，我眼睛竟然有些湿润。

「好歹他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啊。」周妙人说。

沈临川欣然同意，他拉着我一同跪在殿前谢恩。

李修昀高兴地赐给了沈临川许多的封赏，又封我为永安郡主，以周妙人嫡亲妹妹的身份接受了沈临川的提亲。

宫宴结束，我在永寿宫对周妙人说：「你占了我的便宜了。」

周妙人摸着肚子得意地看着我：「到底谁占了便宜啊？」

我宽慰地笑了：「谢谢你。」

李修昀不满：「你就不谢谢朕？朕可是给了临川好多赏赐呢。」

看着他如年少时一般别扭傲娇的样子，我不由得笑了，很真诚地说：「李修昀，我最感谢的就是你，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。」

我怎么可能不明白，当日他得知我要进宫为妃，他得放弃多少才决定去求先帝指婚；我怎么可能不明白，后宫残忍，先皇后死前对我百般刁难是谁帮我挡了下来.....

许是见不惯我突然抒情，李修昀摆了摆手：「得了吧，你婚后不找我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。」

真是不可爱。

周妙人笑着依偎在李修昀的怀里，似乎也想起了当年的事——李修昀请求指婚的时候，她也为我放弃了很多。

天色已晚，我便准备出宫，贤太妃的婢女给我送来了一封信，是贤太妃写给我的：

莺莺，你终于重获自由，得你所愿。愿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约定。

我将信封揣进怀里，思绪回到离宫那天。

彼时，贤太妃拉着我的手，口中喃喃道：「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了，若你离开，你可以代我去看秀丽的河山吗？」

已到晚年的贤太妃早就无所求了，可她还是盼望着能够去外面看看，日复一日地写着：不自由，毋宁死。

「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啊？」

刚到皇宫门口，我就看到沈临川倚在马车旁。

「怎么，你不耐烦了？」我故作生气地问他，他便上前挽着我微笑，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很想见你。」

看着他的眼睛，里面充满了柔情，我害羞地低下头，别扭地说：「我又没说要嫁给你，你擅自去求李修昀，可曾想过我的意思？」

也许是我演得很认真，他竟真的以为我生气了，登时慌乱不已：「对不起啊莺莺，我不知道你还在犹豫，我以为.....」

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我噗嗤一声笑出来，沈临川还是那个沈临川，一点儿都没变。

我拉着他的手，温柔地说：「临川哥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」

他拥我入怀：「对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」

他把我送到了家门口，走之前，我没羞没臊地在他脸上「吧唧」一口。

「定情信物！」我冲他眨了眨眼，偷笑着进了家门。

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呢？

刚冲进府内，就看到父亲坐在凉亭里等，看他单薄的身形，竟落下眼泪来。

我小跑过去，跟他说起今天宫宴上发生的事，当我说到吴大人等出主意让我嫁给沈临川时，他笑着摇摇头：「这帮老家伙啊.....」

夜里，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忽见窗外有人影闪过，于是披了件衣裳出去查看，只见小绫站在院子里，静静地望着天上的月亮。

「小纭姑娘！」我叫了她一声，走到她旁边，「你也睡不着啊？」

她见我，腼腆一笑：「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有点睡不着。」

我和她一同望向明月，月光凉凉的，但并不觉得冷。

「你真的很厉害。」她柔柔地对我说，「在宫中四年一直在等着阿临，这四年来，一定很不好过吧。」

她可真是个善良的姑娘。

我开玩笑似的说：「也没什么，偶尔和那些娘娘们宫斗一下也很有意思的，先帝也没有为难过我，日子勉强还可以吧。」

小纭被我逗笑了，她拉起我的手，说道：「秋姑娘，自从我认识阿临起他就一直思念着你，多年来都不曾移情，你也是如此，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多么不容易，但你有想过未来吗？」

「未来？」

小纭点点头：「他征战沙场，而你在家中等待他未知的归期。」

我忽地明白她为何睡不着觉了。

「说实话，嫁给吟风，我害怕。」

「可我明白，行军打仗报效国家是他的抱负，我支持他，但你呢？刚在一起就要分别，你怎么办呢？」她望向我，眼中的担忧要溢出来了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便各自回房了，我却依旧没有睡意。

是啊，怎么办呢？

五

成亲当天，我坐在轿子里，心事重重。

越想越烦，索性撩开帘子看窗外，却被春桃无情地把帘子拉上了。

「小姐，您就老实点坐着吧，一会儿就到沈府了。」

「我闹心。」

「那我给您讲讲这两年京城名媛的各大事件吧。」

我从来不在那帮小姐们的堆里，此刻闲着，便觉得听听无妨。

「礼部尚书柳为厉之女柳杜若最近刚和她的青梅竹马成亲；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女儿何清笙的丈夫最近得了榜眼，何清笙也生下了一男一女；黄尚书的女儿闹了好久以后，终于被同意去游山玩水了，还有王淑华，她的话本子讲得越来越好了……」

我听得迷迷糊糊的，有些困了。

春桃讲啊讲，直到到了沈府门口才停了嘴。

我蒙着盖头，被沈临川扶下来。

他的掌心热热的，紧紧地攥着我的手。

「我如愿以偿了。」他在我耳边说。

我又何尝不是呢。

我被拉入中庭，才看到李修昀和周妙人也来了。

「一拜天地——」

「二拜高堂——」

「夫妻对拜——」

我透过盖头去看沈临川的脸，他也正微笑着看着我。

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昨天小纭问我的话。

未来怎么办？

我的担忧马上就成真了，随着对拜的声音落下，便有一个兵将闯了进来。

「报——」

「东夷起兵造反，现已攻入边境！」

我感受到沈临川怔了一下，紧接着全场安静了。

我听见哥哥说：「皇上，此战臣一人前去，先让沈将军完婚吧。」说着，他便急匆匆走了。

行礼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可沈临川没有动。

他心系国家，怎会因为私情而弃它于不顾呢。

我摘下盖头，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：「你去吧，我等你。」

「抱歉，莺莺。」他充满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命下人准备了铠甲，而后消失在众宾客眼中。

我看着满堂宾客，脑壳疼。

所以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

六

沈临川骑着宝马疾速赶往边境，可心中却忘不了秋莺莺的样子。

她一定很失望吧。他想。

「吁~」

他停下马匹，看见不远处单立着一匹马，马上还坐着一个同样穿着铠甲的人。

莫非秋吟风知道他会前去所以在这里等他？

不可能啊，他那么粗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些。

他抱着疑惑缓缓接近对方，离得不远时才看清对方的样子。

「沈临川，你骑马太菜了！」

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，只见秋莺莺得意地对他说：「我比你后出来的都走在你前面！」

「是是是……」沈临川无奈地看向她，又疑惑地问，「可是你怎么跟过来了？」

秋莺莺甩了甩脑袋上的辫子：「前几天嫂子问我：『你们刚在一起就要分别，你要怎么办？』我已经烦了好久了，但是你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明白了……」

秋莺莺绽放了一个明媚的笑容：「我要跟着你，一直跟着你，时时刻刻都跟着你，永远不分开！」

「这可是打仗，很危险的……」沈临川虽然感动，但也担心她的安危。

可他话还没说完，便被那个女人一拳打在了头上。

「担心我啊？等你射箭赢了我再说吧。」

沈临川看她这样鄙视自己，不觉不服气起来，跟在她身后嚷嚷道：「这四年来我也长进了很多的！」

「是吗？你赢过我哥了吗？」

「还没.....」

「但我可是赢过他很多次的！」

「但你也不一定能赢过我.....」

「是吗？那找个机会试试呗.....」

我想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见你所见，爱你所爱。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